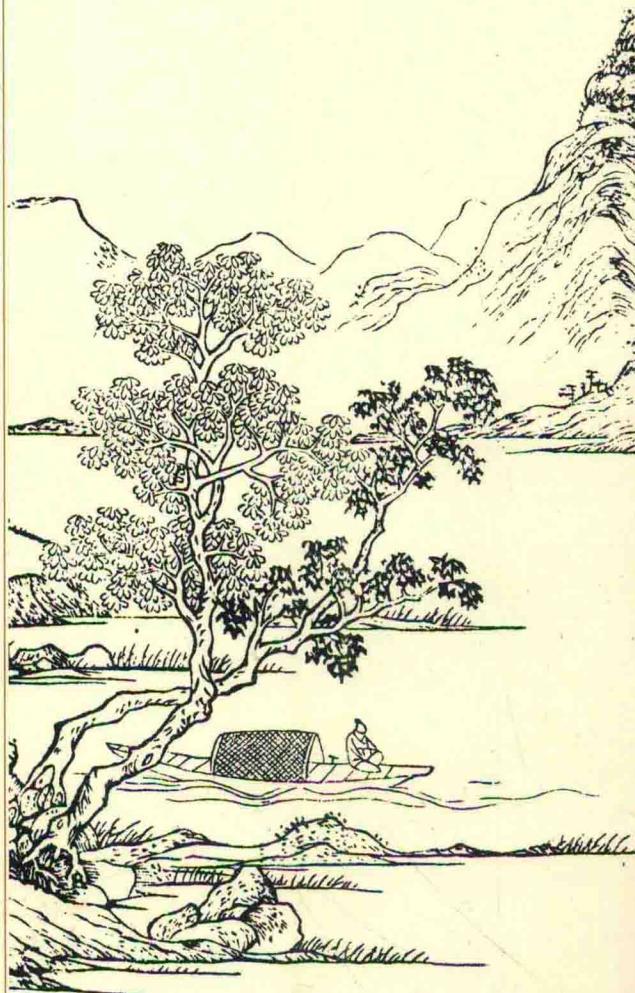


中华经典诗话

# 诗镜总论

诗之佳，拂拂如风，洋洋如水，一往神韵，行乎其间。班固《明堂》诸篇，则质而鬼矣。鬼者，无生气之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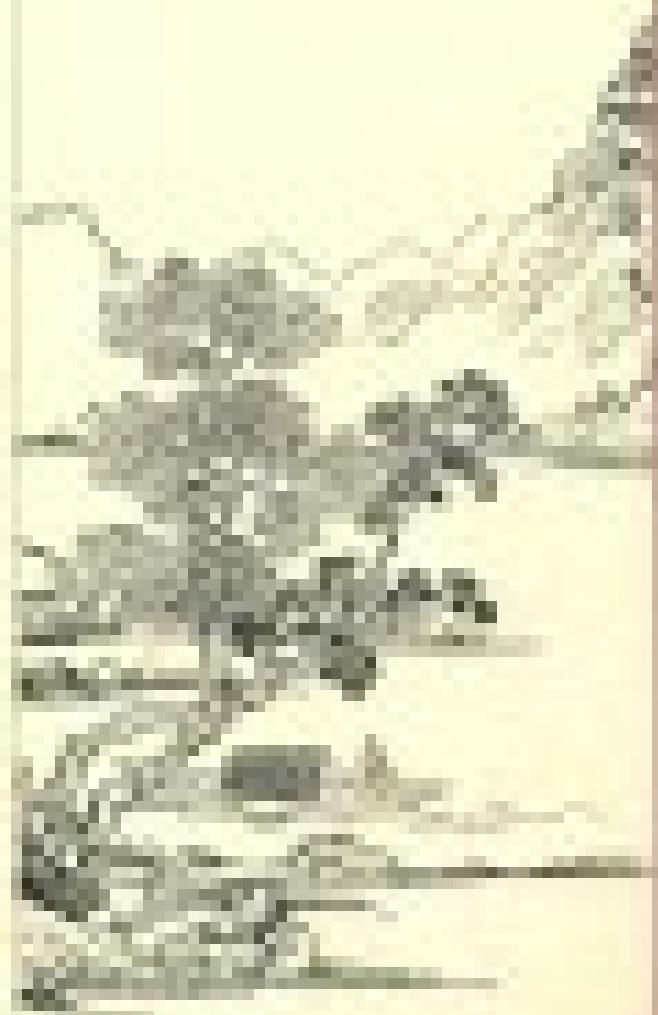


【明】陆时雍撰

李子广评注

中华书局

詩經說法



# 诗镜总论

【明】陆时雍撰

李子广评注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镜总论 / (明)陆时雍撰; 李子广评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4

(中华经典诗话)

ISBN 978 - 7 - 101- 10007 - 5

I .诗… II .①陆…②李… III .古典诗歌—诗歌评论—中国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4)第 026096 号

---

书 名 诗镜总论

撰 者 [明]陆时雍

评 注 者 李子广

丛 书 名 中华经典诗话

责 任 编辑 宋凤娣

出 版 发 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87 × 960 毫米 1/16

印张 15 3/4 插页 2 字数 17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10007 - 5

定 价 32.00 元

---

## 前 言

在众声喧哗的明代文坛上，陆时雍是生活在这个王朝末世的一位颇具特色的学者和诗论家。

陆时雍（1612—？），字仲昭，号澹我，后又自署字昭仲。桐乡（今属浙江）人。崇祯癸酉（1633）贡生。祖父陆明，一生无功名。父陆吉，万历壬午（1582）举人。曾历兴化、高密知县，昌平州太守等职。陆时雍少年聪颖好学，性情兀傲而与世寡合。“意苟相许，风雨话言无倦意；所不可，终日接不交一言”（周拱辰《圣雨斋集·陆征君仲昭先生传》）。尝醉心科举，却每每失意。“每下第，辄喟然而哭曰：‘孺子雍，而忘而父之食无糜乎！’知己为之流涕。”（同上）其伤痛之深，可以想见。其好友周拱辰《陆征君仲昭先生传》记两人交游读书情形后说：“吾两人穷愁著书，冀藏名山。”又可见其志业所在。陆时雍生当末世，才情卓越却沦落不偶，百感交集而歌哭无端，“常对影恸哭，望空漫骂，室人知友进软语侑之不可得”。崇祯年间被荐举入京，却“意殊不属，卒以沦落”。后因事牵连，死于狱中。其著作除所编《诗镜》外，见于著录的尚有《韩子注》、《扬子注》、《淮南子注》、《法言新注》、《楚辞新疏》（一名《楚辞疏》）、《陆昭仲诗集》等。

陆时雍《诗镜》包括《古诗镜》三十六卷，《唐诗镜》五十四卷，凡九十卷。选录汉魏以迄晚唐诗歌，略施评点。卷首列《诗镜总论》一篇，共一百一十九则，阐明其总体诗学主张。近人丁福保继清人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后，辑有《历代诗话续编》一书，收录《诗镜总论》一卷，并言：“其论汉魏迄唐各家诗，确有见地，非拾人牙慧者所可比拟。”

《诗镜》作为明代最后一个大型诗歌选本，“其采摭精审，评释详核，凡运会升降，一一皆考见其源流，在明末诸选之中，故不可不谓之善本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与其“大旨以神韵为宗，情境为主”（同上）的论诗主张或选诗标准关系密切。

陆氏《诗镜总论》由于是其大型诗歌选本前的标明宗旨之作，故与一般传统诗话大多内容驳杂不同，而多议论感悟，孤发独明之见。或评骘诗人，或衡定作品、诗句，或作诗史把握；指点利病，赏心析疑。凡此都一以神韵为宗，情境为主。诗道一贯而具统系，断语片言时见珍异。

第一，以神韵为核心，独标天然真素，主情而斥意，主韵而不主法。

陆时雍明确提出：“绝去形容，独标真素，此诗家最上一乘。”还举出杜甫“桃花一簇开无主，不爱深红爱浅红”的诗句，表明“余爱其深浅俱佳，惟是天然者可爱”。崇尚真诚无饰的天然之致，不假外在人力的刻意经营，所谓“人力不与，天致自成”。素朴也好，艳丽也罢，只要“真”就好。因此他反对“过求”：“每事过求，则当前妙境，忽而不领。”“诗之所以病者，在过求之也，过求则真隐而伪行矣”。李白“不真”在于逞才，杜甫“不真”在于用意，高适、岑参、元稹、白居易等都有“过求”之弊，都未臻天然真素之境。

与独标真素的主张一致，陆氏极力崇“情”而斥“意”。他说：“一往而至者，情也；苦摹而出者，意也。若有若无者，情也；必然必不然者，意也。意死而情活，意迹而神情，意伪而情真。情意之分，古今所由判也。”在陆氏看来，诗歌应该表现创作主体的性情之真，是本之自然而生，而与刻意经营或表现某种主观意图判然有别。因此他极力反对有意为诗，这在其具体评论中鲜明地体现出来。

陆氏强调情真的同时，又拈出了“韵”字。所谓“诗之可以兴人者，以其情也，以其言之韵也”。认为“情欲其真，而韵欲其长”，二者是诗道的根本。而“韵”尤为重要：“有韵则生，无韵则死；有韵则雅，无韵则俗；有韵则响，无韵则沉；有韵则远，无韵则局。”韵之特点在于其如丝竹钲磬的悠然不尽的韵味。创造诗韵则“物色在于点染，意态在于转折，情事在于犹夷，风致在于绰约，语气在于吞吐，体势在于游行，此则韵之所由生矣”。诗歌之佳，全在这种神韵流动。所谓“凡情无奇而自佳，景不丽而自妙者，韵使之也”。“诗之佳，拂拂如风，洋洋如水，一往神韵，行乎其间”。这隐约流动的神韵自然不是执着于某种具体诗法可以获致的，它贯注于作品之中，超然于诗法之外。陆氏不无辩证地说：“余谓万法总归一法，一法不如无法。水流自行，云生自起，更有何法可设？”

第二，从其核心的论诗主张出发，陆氏品评自汉魏迄晚唐的诗歌创作，构建了一道灵光络绎的诗学风景。

陆氏标举神韵，并以此建立相关的审美标准来评判诗人诗作。大略而言，它主要包括了对诗人、诗派、诗史的批评和诗篇品评及摘句褒贬两大方面。

陆氏说诗，能从大处把握诗人性情才力，进而论其诗情诗艺。柳宗元、韩愈诗歌创作不同，他却由诗观人：“读柳子厚诗，知其人无与偶。读韩昌黎诗，知其世莫能容。”孔融性情抗直，以“鲁国之男子”自诩，而其《临终诗》却无生气。李白、杜甫性情才力不同，“放浪诗酒，乃太白本行。忠君忧国之心，子美乃感辄发”。对一人一派的诗艺概括，多能得其神髓而洞悉要害。“初唐四杰”之不同为：“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其同则在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

陆氏对诗之作诗史性批评，主要表现在对一人或一派的纵向评论和对诗（体）之艺术风格的宏观的阶段性把握上。傅玄诗歌大多是拟汉魏乐府之作，而“傅玄得古之神。汉人朴而古。朴之至，妙若天成；精之至，粲若鬼画”。这是就一人诗歌的拟古与变古的描述。“四杰”诗歌中的律诗，“多以古脉行之”，不如汉魏六朝的风华烂漫，则是就一派一体的评说。而对唐诗之初、盛、中之艺术嬗变，则有“初唐承隋之余”、“盛唐铺张已极，无可复加，中唐一反而之敛也”的精要概括。在作诗史性评论时，陆氏或溯源或对比，体现出无比精微而又宏阔的审美感受力。

对诗篇的品评或摘句褒贬，尤能见出陆氏的精鉴妙赏、审美趣味和批评眼光。如对《白头吟》“寄兴高奇，选言简隽”的评价，对班固《明堂》诸篇“质而鬼”的批评，对杜甫《饮中八仙歌》“格力超拔”的赞语，等等，不一而足，均大多切中要害而洞彻艺理。至于摘句褒贬，更是所在多有。如对“相去日以远，衣带日以缓”，评之曰“其韵古”；对“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评之曰“其韵悠”；对“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评之曰“其韵亮”；等等，可

说一语破的而识见不凡。

总括言之，陆氏以“真”、“情”、“韵”的论诗观构筑其诗学统系，品评诗人、诗作或诗歌发展等诸多方面，纵横交织为陆氏独具个性的批评风景和美的网络。

许多论者已经指出，一方面，在明人诗歌批评好立门户、喜欢标榜，拟古之风盛行的情形下，陆时雍生当此风犹烈的明末，而能不坠宗风，摆落讲究诗法格套的窠臼，重在探究诗歌的审美特征和审美趣味，直指诗歌的艺术本质，确实是一位富有独见和个性的诗论家；另一方面，明代后期由格调说向神韵说的转化已是大势所趋，陆氏远承司空图韵味说、严羽妙悟说，近取胡应麟、公安派、竟陵派一些观点，折衷融会而建立其以神韵为宗的诗学观，很好地完成了这一转化，而与清人王士禛的“神韵说”接轨。

但尽管如此，我们也应看到，陆氏在某些方面仍存在着偏弊而未尽公允。四库馆臣曾对其评价《孔雀东南飞》一诗，“讥其情词之纰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致以不满。此外如对杜甫的多有贬斥、对唐诗的整体指摘等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诗镜总论》原文以中华书局版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本为底本，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本对比参校，遇有异文，在相关注释中予以说明。分段一仍其旧。为便于读者检索，取每一节开首几字为题编成目录。注释部分包括字词句的注解和古代文化常识的诠释及诗人简介。同时为便于读者理解陆氏对一些诗篇的评点，对所涉诗篇或诗句进行全篇注录，个别长篇或组诗作了简化处理。具体而言，注释力求准确、简明，不作繁琐引证。

诗人简介主要参考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曹道衡、沈玉成编撰)、《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周祖谱主编)二书。对所涉及的诗篇,以中华书局版《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逯钦立辑校)和《全唐诗》为主要文本依据,复参考相关的别集、名家选本,参订字句,而大体以通行原则。

陆氏行文,本自简洁而又妙悟精微;加之以神韵说诗,益增幽眇。故对其意会差可,而言传匪易。本书评析部分,就每一则的主旨先提其要,然后进行具体解析。在解析时,除就其文本内涵逐层分解外,时作必要引证:或明其“来龙”,以溯其立说之源;或略补“去脉”,以证其立说之异代回应。对于所涉及的诗篇、诗句,略作赏析。再者,有时联系《诗镜》中的评语,力图相互贯通。至于对陆氏立说的具体评判,尽量持“理解之同情”的态度,说明其所以如此立说之故,然后略作评价。总的原则是,陆氏立说之偏失固有其必然原因,而其独至之处更足以使我们对诗歌之美有深切的解悟。

对于这样一部诗学经典,向无完整的注解和评析,研究论著也十分有限。笔者不揣谫陋,敢献真愚,对之注释评析,自觉以蚊力负山,聊黾勉为之。在写作过程中,尽量吸纳已有研究成果,融入相应的注解与评析当中。在此,一并对这些研究者致以诚挚的谢意。至于本书的错谬之处一定不少,期盼方家与读者批评指教,因为这是出于我们对这部经典的共同敬畏。

李子广

2013年8月于呼和浩特市竹园小区

# 目 录

诗有六义……1	曹孟德饶雄力……33
十五国风……2	子桓王粲……36
诗人一叹三咏……4	晋多能言之士……40
诗四言优而婉……7	阮籍诗中之清言也……43
五言在汉……9	傅玄得古之神……45
《十九首》近于赋而远于风……11	精神聚而色泽生……47
苏李赠言……13	素而绚……49
班婕妤说礼陈诗……15	读陶诗……51
王昭君《黄鸟》诗……17	诗被于乐……53
诗之佳……18	晋人五言绝……57
东京气格颓下……20	诗至于宋……58
孔融……22	“池塘生春草”……60
焦仲卿诗有数病……24	谢康乐诗……63
古之为尚……29	康乐神工巧铸……64
古乐府多俚言……30	鲍照材力标举……66
魏人精力标格……32	诗丽于宋……68

诗至于齐	71	初唐七律	114
读谢家诗	72	诗有灵襟	116
熟读灵运诗	73	绝去故常	120
诗须观其自得	75	气太重	121
梁武《西洲曲》	79	世以李杜为大家	122
梁人多妖艳之音	81	王龙标七言绝句	125
简文诗多滞色腻情	83	七言古	127
齐梁人欲嫩而得老	84	高达夫调响而急	130
梁元学曲初成	86	岑参好为巧句	130
沈约有声无韵	87	孟浩然材虽浅窘	131
庾肩吾、张正见	90	观五言古于唐	134
张正见《赋得秋河曙耿耿》	91	上古之言浑浑尔	137
何逊诗	96	杜少陵《怀李白》五古	138
何逊以本色见佳	97	诗不患无材	141
江总自梁入陈	99	太白《古风》八十二首	142
宋孝武菁华璀璨	101	少陵苦于摹情	143
陈人意气恹恹	103	七言古	145
读隋炀帝诗	105	太白七古	147
隋炀复古未深	106	少陵五古	151
古雄而浑	108	《三百篇》每章无多言	154
王勃高华	109	子美之病	156
杜审言浑厚有余	111	初唐七律	157

少陵五言律	159	石之有棱	202
少陵“绿樽须尽日”	160	专寻好意	203
宋人抑太白而尊少陵	162	贪肉者	206
人情好尚	164	盈盈秋水	208
少陵七言律	166	诗贵真	209
善言情者	168	读柳子厚诗	211
每事过求	169	刘梦得七言绝	212
凡法妙在转	170	实际内欲其意象玲珑	213
诗之所以病者	172	材大者声色不动	214
中唐人用意	174	青莲居士	216
前不启辙	175	“陇上壮士有陈安”	217
唐人《早朝》	176	人情物态不可言者最多	219
中唐诗近收敛	179	张籍、王建诗有三病	220
刘长卿体物情深	181	孟郊诗之穷也	223
绝去形容	184	妖怪惑人	226
深情浅趣	187	元白以潦倒成家	228
书有利涩	188	元白之韵平以和	230
司空曙“蒹葭有新雁”	190	李商隐丽色闲情	231
余尝读骆义乌文	193	李商隐七言律	234
叙事议论	195	五言古非神韵绵绵	235
李益五古	198	有韵则生	238
盛唐人工于缀景	200		

诗有六义<sup>①</sup>，《颂》简而奥<sup>②</sup>，夐哉尚矣<sup>③</sup>。《大雅》宏远，非周人莫为。《小雅》婉娈<sup>④</sup>，能或庶几<sup>⑤</sup>。《风》体优柔<sup>⑥</sup>，近人可伤。然体裁各别，欲以汉魏之词，复兴古道，难以冀矣<sup>⑦</sup>。西京崛起<sup>⑧</sup>，别立词坛，方之于古觉意象蒙茸<sup>⑨</sup>，规模逼窄，望湘累之不可得<sup>⑩</sup>，况《三百》乎<sup>⑪</sup>？

### 【注释】

①六义：诗经学名词。语出《诗·大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一般认为风、雅、颂是诗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的表现手法。

②简而奥：简约而深微。

③夐（xiòng）哉尚矣：意谓距今久远。夐，辽远。

④婉娈：委婉美好。

⑤能或庶几：意谓有才能的作者或许能达到《小雅》的境界。

⑥优柔：优雅和谐。

⑦冀：企图。

⑧西京：指西汉。

⑨蒙茸：杂乱的样子。

⑩湘累：指屈原。《汉书·扬雄传》“钦吊楚之湘累”颜师古注引李奇曰：“诸不以罪死曰累……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累也。”

⑪《三百》：是《诗经》的代称。相传《诗》三千余篇，经孔子删订存

三百一十一篇。内六篇有目无诗，实有诗三百零五篇，举其成数称三百篇。

《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 【评析】

古人论诗，往往远溯风雅。陆时雍开篇即标举《诗经》的六义，概括了《颂》、《大雅》、《小雅》及《风》诗的不同风格特点，进而说明复兴四言诗之难，所谓“欲以汉魏之词，复兴古道，难以冀矣”。即使是西汉诗坛，去古未远，但在意象、规模上也呈现出“蒙茸”、“逼窄”的面貌。陆氏论诗有尊古倾向，但更注重神韵情致，而不泥于古。和大多的诗论家一样，陆氏为了阐释一己的诗学主张与诗美理想，遂“从头说起”而在《诗经》、楚骚中掘其芳润，引申发挥，于传统中求变立极。这正如钱钟书所说：“新风气的代兴也常有一个相反相成的表现。它一方面强调自己是崭新的东西，和不相容的原有传统立异；而另一方面更要表示自己大有来头，非同小可，向古代也找一个传统作为渊源所自。”（《中国诗与中国画》）

作为总论的第一则，标风雅，重楚骚。一方面是从诗之源头立论，以构建一个诗史秩序，为神韵说赋予深远的传统意蕴；另一方面针对明代诗坛拟古的弊端隐作针砭，主张在内在精神层面复兴古道，因此在看似复古的表述中实具标新之意。

十五国风<sup>①</sup>，亦里巷语<sup>②</sup>，然雍雍和雅<sup>③</sup>，骚人则萧萧清远之音<sup>④</sup>。西京语迫意饁<sup>⑤</sup>，自不及古人深际<sup>⑥</sup>。

### 【注释】

①十五国风：指《诗经》中的《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等，合称十五国风。

②里巷语：出自朱熹《诗集传序》：“凡诗之所调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

③雍雍和雅：指诗风雍容，和平雅正。雍雍，犹“雍容”，从容大方。和雅，指诗的风格和平雅正。

④骚人：泛指忧愁失意的文人、诗人。此处指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家。  
萧萧清远：凄冷寂静，清美幽远。

⑤西京语迫意鋟（qín）：指西汉诗歌（四言诗）多语急迫，情感造作。  
鋟，雕刻。

⑥深际：深远的境界。

### 【评析】

承上则论诗之义，具体拈出“雍雍和雅”、“萧萧清远”的风骚典范，标举大义。《诗经》之十五国风出于民间，汉儒以“温柔敦厚”的诗教加以阐释，发挥了春秋季札审乐观诗的传统。季札说《周南》、《召南》：“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认为二南是周代教化的基础，周代政教虽未尽善，但其民心仍是劳而不怨。先秦时期，诗、乐合一，后人由此言诗而仰慕宗周风教，往往借古观今，以正时弊。陆时雍以古鉴今，借风骚之和雅清远表明自己的诗学观，而批评“西京语迫意鋟”，就不难理解了。

陆氏论诗有重雅倾向，他对风骚精神的体认和提炼，就偏重这一方面。在他看来，两者在韵致上是相近或一致的。《诗经》之“《风》体优柔”自是“雍雍和雅”，而楚骚的最高境界也大抵如此。陆氏《读楚辞语》说：“宋玉所不及屈原者三：婉转深至，情弗及也；婵娟妩媚，致弗及也；古则彝鼎，秀则芙蓉，色弗及也。”从情、致、色三方面概括屈骚风貌，而其与十五国风一样，都可归于雅。

诗人一叹三咏，感寤俱存<sup>①</sup>，庞言繁称<sup>②</sup>，道所不贵。韦孟《讽谏》<sup>③</sup>，恺直有余<sup>④</sup>，深婉不足<sup>⑤</sup>。韦玄成《自効》诗<sup>⑥</sup>，情色未宣<sup>⑦</sup>，末段数语，庶为可诵。

### 【注释】

①感寤：同“感悟”。

②庞言繁称：浮词很多。多指文风浮华不实。

③韦孟（生卒年不详）：西汉诗人。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汉初为楚元王刘交傅，历任楚元王子楚夷王刘郢客及孙刘戊傅。刘戊荒淫无道，在汉景帝二年（前155）因被削王，与吴王刘濞通谋作乱，次年事败自杀。韦孟在刘戊乱前，作诗讽谏，然后辞官迁家至邹（今山东邹城），有诗咏其事。后逝于邹。其《讽谏诗》云：“肃肃我祖，国自豕韦。黼衣朱紱，四牡龙旂。彤弓斯征，抚宁遐荒。总齐群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勋绩惟光。至于有周，历世会同。王赧听谮，寔绝我邦。我邦既绝，厥政斯逸。赏罚之行，非繇王室。庶